

水中水墨画《山水》

张明聪

在水与沙之间，
续写东方水墨匠心

朱伟

2026年4月，北仑的社区课堂迎来了一位特别的讲师，知名沙画艺术家、水中水墨画创始人张明聪受聘成为该区全民学习导师，褪去舞台光环，带着沙盘、水槽走入街巷，把艺术之美送到百姓身边。

出身民间、无科班深造经历、不依附专业院团的他，早年深耕沙画领域，为这门外来艺术注入中式美学底蕴。此后又历经八载潜心求索，独创水中水墨画，实现了从艺术实践者到全新艺术门类开创者的跨越。数十载深耕不辍，他以一沙一水为载体，不断拓展东方表演艺术的边界。

1 舶来沙画，
东方风骨

沙画源自海外，传入国内后大多沿袭既定的表演模式。张明聪与沙画的相遇，不只是一场偶然的热爱，更是一次扎根本土文化的艺术探索。

2008年，网上的一段沙画表演视频打动了张明聪。细碎流沙在光影间起落塑形、流转换景，静态的绘画变成了有故事、有温度的现场艺术。那一刻，他意识到，绘画不该限于纸面，更该成为能够直击人心、传递情绪的现场表达。

凭着一腔热爱与韧劲，张明聪就地取材，以家里的玻璃窗为作画基底，自制木质画台，反复练习筛沙、铺沙、扬沙的手法。短短三个月，他用流沙复刻出“西湖十景”，极简、写意的东方美学内核，让发布在网络论坛的作品迅速获得大量关注。

不久后，他在上海浦东一家外企的厂庆上完成了首次商业登台。十分钟的表演里，十幅画面串联起中法两国特色意象。彼时他自制的沙画台粗糙笨重，需要两人合力抬上舞台，但当指尖触碰细腻的沙面，所有忐忑尽数消散：长城蜿蜒、金龙腾跃，搭配埃菲尔铁塔的静谧剪影，画面流转自然、诗意十足。一气呵成的表演，迎来台下经久不息的掌声。

此后，张明聪常年奔波各地演出。他常打趣道，除了睡觉，自己不是在作画，就是在奔赴演出的路上。正是在不断的舞台历练中，他渐渐明确了的艺术方向——不炫技，去花哨，重意境、重情感。他坚持“以沙为墨，以指代笔”，将中式留白、气韵与淡雅，融入沙画创作。

《母爱似水》仅以几抹轻柔沙痕勾勒怀抱与背影，朴素到极致，全网播放量破亿次。《戚继光抗倭》不作夸张渲染，用硬朗利落的线条、厚重沉稳的画面铺陈，沙粒叠压出盔甲的质感，让抗倭战场既苍凉又刚毅，仿佛能听见刀兵相接的余响。在他的创作里，沙画不再是单一的舞台表演，而是自带叙事、情感与文化底蕴的动态影像。

2013年，张明聪回到宁波，创立明聪沙画工作室，逐渐被视为本土沙画艺术的代表性人物之一。多年来，他先后登上央视《幸福账单》《非常传奇》《我要上春晚》等栏目，亮相上海世博会中国馆、新加坡中秋晚会等重要舞台，斩获“五个一百”

全国网络正能量精品项目等多项荣誉。2016年，他收国际影星施瓦辛格为徒，以沙画为媒介，向世界传递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魅力。

水中水墨画《白日依山尽》局部

2 多年潜行，
水墨新生

在外人看来已是功成名就，张明聪却始终把这些看作起点，把目光投向了更难领域——水中水墨画。

2010年，央视一则水墨动画宣传片，让他心中萌生新的构想：水墨是流淌在国人血脉中的文化基因，若能让水墨融入清水，在水中自然成型，现场演绎，才是真正属于中国的表演艺术。

抱着这份初心，他开启了长达八年的全新探索。水下作画，看似清雅绝美，实则难度极高。常规墨汁入水即散，宣纸遇水极易破损，加上水流无形、墨色难控，全程充满了不确定性。张明聪一人兼顾创作者、调配师、研发者的身份，反复调试颜料密度、成分与附着力，只为实现“墨入水不散，随人掌控、晕染有致”的效果。同时改造水槽结构，精准把控水流、水深、水温等变量。

漫长的研发路上，失败是常态。想要勾勒一叶草木，最后只剩一团浑浊墨色；想要描摹一花景致，墨色飘散无形。



沙画《望》

3 艺归民间，
落地有声

从沙画到水中水墨画，张明聪的艺术初心，始终扎根民间、归于大众。他认为，沙画短、快、有冲击力，就用它讲最朴素的情感：亲情、乡愁、家国。《母爱似水》等作品，成为大众情感共鸣的形象符号。他坚持，一场表演就是一部小电影，一幅作品就是一次精神对话。艺术需要的是真诚、干净、有力量，而不是高高在上。

这份贴近人心的创作姿态，与他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。张明聪家境贫寒，父母都是朴实的农民，拦不住他天生爱画画的性子。无钱购置纸笔，他便蹲着用碎黄砖在地面涂鸦，墙面、门板都是他的画板。上学时，他总忍不住在课

本空白处作画。那些薄薄的画纸，撑着一个少年不肯安分的心。后来，张明聪辍学谋生，做过豆腐坊学徒，摆摊卖过面点，放养过家禽，开过童装店，还远赴内蒙古创业，半生辗转于各行各业。纵使千辛万苦，他也从未放下心中的绘画热爱。直到2008年，一段网上的沙画表演视频，把他拉回艺术这条路上。从那时起，他再也没有放下手中的沙与墨。

2026年，56岁的张明聪受聘成为北仑区全民学习导师，将工作重心全面转向基层公益美育。社区按需邀约，他便上门授课。老人、孩童、普通艺术爱好者围坐一堂，跟着他学习铺沙构图、水墨晕染。他耐

妻子劝他别再折腾，面对失败的作品他也曾动摇，可每次放下，又忍不住拾起。

那段时间，深夜的工作室里，一缸清水、一支针管、一瓶特制墨汁，陪伴他日复一日与水博弈、与墨磨合、与自己较劲。他驾驭的从来不是创作材料，而是水的灵动、墨的韵味，以及偶然与必然之间的艺术分寸。

多年沉淀，终得破局。他的第一幅完整水中水墨画作品《荷塘月色》上线后迅速走红，短短一周内，抖音点赞量5万，全网浏览量突破500万。后续作品《水墨游龙》再度引发热议，收获42万点赞，取得848万浏览量，获得东方卫视、新京报、新浪视频等多家主流媒体报道。不少观众感慨，从未见过如此灵动的水墨，让千年国粹在水中“活了过来”。

张明聪独创水下作画技法，通过针管精准控制墨流、力度、位置，利用水的张力与墨的特性，让墨色自然晕染，成就虚实相生的东方神韵。

在他看来，沙画是可控的艺术，而水中水墨画，是可控之中藏着无限未知。想要精准把控画面，依靠的是长年累月的手感、专注力与审美功底。无论是烟雨朦胧、白墙黛瓦的《忆江南》，寂寥清远、意蕴悠长的《寒江独钓》，还是气韵磅礴、刚柔并济的《水墨游龙》——张明聪展现的都是中式诗意与东方风骨。

2017年，张明聪携独创的水中水墨画登上吉林卫视《高手在民间》栏目，完成这门新兴艺术的首次官方亮相；2021年登上央视舞台；2024年，央视纪录片《水墨游龙》记录了他水下画龙的创作过程，《飞龙在天》《蛟龙得水》入选该片，形神兼备的画面惊艳全国观众。

从沙画创新到水中水墨画开创，这是他艺术生命的升维。水中水墨画，是他献给当代国风艺术的答卷：传统不是尘封的标本，水墨也不是老旧的古董，历经创新与打磨，千年国粹依旧能在当下焕发新生。

心细致地传授技法，褪去所有舞台光环，把艺术的纯粹与快乐，送到寻常百姓身边。

“艺术不该是少数人的专属，而是人人可触碰、可学习、可感知的精神慰藉。”这是张明聪一直坚守的理念，也是新文艺创作者最珍贵的初心。从民间烟火走来，最终回归大众日常，以手艺立身，以创新立业，以美育传温。

沙取自大地，水源于自然，墨承载文脉，心归于民间。工作室里，细沙簌簌、墨韵流转，张明聪低头作画的模样沉静而坚定。这一刻，恰恰最贴近艺术的本质：以手传心，以艺载道，于寻常烟火中，坚守东方艺术的本源与风骨。

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■ 锐观察

雁冰

作为《暗恋桃花源》的“番外”，赖声川的《江·云·之·间》正在全国巡演，4月底该剧曾在宁波上演。这部专为弥补经典遗憾而生的作品，聚焦江滨柳与云之凡分隔的三十余年，将原作未曾言说的岁月、未曾落笔的心事，悉数搬上舞台。

《暗恋桃花源》的结尾，江滨柳和云之凡在病房里告别。云之凡起身，走过病床，走出那扇门，消失在走廊尽头。江滨柳伸出手，仿佛要抓住什么，最终什么也没抓住……他们之间那三十多年的空白，《暗恋桃花源》的舞台没有给出交代。

时隔三十多年，赖声川用他的第40部作品《江·云·之·间》，来试着填补这段留白。说是“填补”，其实更像是拼凑两个人的一生——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80年代，两人分散在信纸上，飘浮在不同的城市，被时代的大手搅散，再被记忆艰难地拼凑起来，早已面目全非。整场戏就是三十多年的书信、独白与回忆，舞台做成多官格，像一只只打开的抽屉，每一格都锁着一个时间的切片和一个孤零零的人——他们辗转各地、遥遥相隔，始终天各一方……后来，他们先后在台北定居，却只能“隔着海峡”与对方说话，到头来都只说给了自己听。

这是一种温柔的填补，也是一种徒劳的填补。“在那个时代很大，人变得好小，到今天这个小时代，人变得更小了。”造成这段“留白”的时代不言不语，从前看着他们感慨彼此有缘遇见，后来看着他们只能和陌生人擦肩。命运只给过他们一次机会，遇见，就是失去的开始。

赖声川的导演功力依旧老辣，时空切换在他手里轻盈得如同呼吸，上海的弄堂与台北的街巷，从青年到中年，过渡自然无痕。白描式的剧情徐徐推进，没有激烈的冲突，没有戏剧化的撕扯，尽是平淡日常，是漫长无声的等候。这本来是最难做好的地方——因为太淡了，淡到容易流于沉闷——但赖声川用音乐、光影和节奏把它整个托了起来，观众坐在台下，不知不觉就把自己代入其中。

但无法回避的是，赖声川近些年的创作里，人生感悟越发直白。



他的作品向来藏着一份悲悯情怀，道尽普通人在时代面前的渺小无助，诉说着身不由己的人生怅惘。早年，这份情怀用舞台语言小心包裹，交由观众自己去咀嚼。而在《江·云·之·间》中，已恨不得对每一个观众直言说教：幸福是主观的，命运是客观的，你要学会自己解释自己的过往。

我明白，这是年过七十的赖声川，想要给被生活磨损过的人们一个温柔的慰藉。这份感悟，走过半生的中年人读来满心治愈，可对于尚且年少、未经世事的年轻人而言，这般人生道理终究来得略显突兀。

剧目在结局的情感处理上，也生出了不一样的味道。《暗恋桃花源》的末尾，云之凡走后，江滨柳在太太怀里痛哭——那是一个人面对过往的宣泄，是对两个女人复杂而真实的愧疚。而《江·云·之·间》去掉了这个处理，让江滨柳以一种近乎自我感动的方式完成了对自己忠诚的想象。可那个照顾了他大半辈子、为他生儿育女、替他收拾信件的老婆呢？在情感伦理上，这是说不通的，所以难怪有年轻观众评价江滨柳“凉薄无情”。

张震的表演，并没有带来惊喜。他呈现的是一个“正确”的江滨柳——姿态、分寸、情绪都准确，而不是一个“活着”的江滨柳——在这出戏里，他没有把自己交出去。这份疏离，本质是演员对角色的不信任。江滨柳的人生与情感，根植于半个多世纪前的时代土壤，他那份近乎偏执的忠诚，在如今眼中本就难以全然共情。再加上剧本为制造戏剧张力，刻意将人物的情感选择推向极致，更拉大了角色与现实的距离。时代的隔阂在先，角色的理想化加工在后，演员无法真正代入、认同人物，表演便止于形似，难达神至。

而整部剧里最特别的叙事注解，来自胡德夫。当满头银发的他静静坐在舞台一侧，苍老的手指按下琴键，用一把苍老的嗓音唱起《橄榄树》《太平洋的风》《匆匆》和《500 Miles》，那饱经风霜的嗓音，如被海风淬炼一生的礁石，自带深沉厚重的悲怆力量。作为台湾民歌运动的先驱，半生亲历时代流转、见证两岸岁月变迁，胡德夫的歌声与人生，本就镌刻着一代人的离散与乡愁，尽管完全游离于剧情之外，却是串联起这段岁月遗憾、诠释时代浮沉的最佳旁观者。

事后我想了很久，为什么《江·云·之·间》会请胡德夫来？也许胡德夫本人，就是这个故事的另一种诠释——就像“桃花源”是“暗恋”的另一个写法。张震难以填满的岁月留白，唯有胡德夫能够圆满诠释。不靠演技，不用台词，仅凭一身岁月沉渣，半生人间阅历，便道尽了流年。